

DOI: 10.13484/j.cnki.ndxbzsb.20210511

唐代的丝绸之路歌唱

——《凉州词》里咏凉州

杨晓霭

(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50)

摘要:《凉州词》是盛中唐时期的流行歌曲,往往以采诗入乐或撰诗合乐方式配乐歌唱。吟咏调名的撰诗合乐方式,中唐诗人尤其多用。诗中歌唱了凉州的地域之远、风物之美、歌舞之繁、军事之胜,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唐代丝绸之路畅通的繁荣景象,也反映了唐代丝绸之路文学的多彩多姿及其高远开放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凉州词》;吟咏调名;丝绸之路;唐代

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18(2021)05-0079-08

《凉州词》是盛中唐时期的流行歌曲,从乐曲角度称《凉州曲》,歌词角度称《凉州词》,为歌舞大曲《凉州》之一解。其主要特点:来源于凉州,得名于凉州,属于“娴雅”的“西凉乐”,风格“典雅沉重”“惆怅雄壮”。从郭茂倩《乐府诗集》^{[1][1117-1118]}所存大曲《凉州》“歌”与“排遍”的歌辞看,这些歌辞以采诗入乐方式配辞,采择诗人绝句或裁用诗人诗作入乐。而从中摘取的《凉州曲》则往往撰诗合乐,以歌辞吟咏调名,这一创作中唐诗人尤甚,如《乐府诗集》所录张籍《凉州词三首》、耿漳《凉州词》一首、薛逢《凉州词》一首均围绕调名,歌唱凉州地域之远、风物之美、歌舞之繁、军事之胜,展现西北、北方边塞风情,构成唐代丝绸之路文学中的一道别样风景,也反映了丝绸之路畅通时的大唐繁荣和阻绝时的国家忧患、文化忧患。

一、黄河远上白云间——凉州地域之远

王之涣《凉州词》的歌唱,全篇围绕“凉”字展开,造设“凉州”地域之旷远寒凉意境。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黄河”“孤城”“万仞山”“羌笛”“玉门关”,这是王之涣心目中的凉州,也是盛唐人心目中的边城。“黄河”流淌在大地上,“白云”飘浮在高天中。

“黄河”与“白云”的结合便是一个大地辽阔、天宇高邈的境界。其间诗人突出了一个“远”字。“远”——遥远、高远、广远、旷远……远到天上的距离。关于这里的“黄河”,因有“黄河远上”“黄沙直上”版本之异,也因有鉴赏者切入视角之别,不同阐释歧出,几成唐诗公案。^①其实,在盛唐人视界里,“黄河之水天上来”为共识,尤其是亲历黄河之滨,或曾往来渡河的人,更有这种观感,如李隆基《登蒲州逍遥楼》:“黄河分地络,飞观接天津。”^{[2][28]}王维《送魏郡李太守赴任》:“苍茫秦川尽,日落桃林塞。独树临关门,黄河向天外。”^②李白《赠裴十四》:“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3][136]}《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3][536]}唐玄宗所登逍遥楼在蒲州,即今山西南端黄河东岸;李白所望黄河处在云台,即今西岳华山云台峰;王维送魏郡李太守赴任在秦川,即唐都所在之今陕西西安关中地区。诗人们立足之地不同,所见黄河自然不在一处,但无论在蒲州,还是秦川,或是西岳,在诗人的视界里,黄河或是远上接天,或是远向天外,或是从天而落,或是天际而来,总是“黄河远上白云间”的镜像,而且“河出昆仑”的文献记载和文学描述应该为唐人所熟悉。晋成公绥《大河赋》开篇即咏“览百

基金项目:2020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项目批准号:20JZD047)

收稿日期:2021-08-08

作者简介:杨晓霭,女,甘肃秦安县人,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

川之宏壮兮,莫尚美于黄河。潜昆仑之峻极兮,出积石之嵯峨。”《山海经·西山经》《尔雅·释水》《水经注·河水》均谓黄河发源于昆仑,自西北流向东南。《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写“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阾。唐代诗人歌吟与之一脉相承,如李峤杂咏一百二十首之咏《河》,开篇即为“源出昆仑中,长波接汉空。”^{[2][703]}富嘉谟《明冰篇》咏冰“忆昨沙漠寒风涨,昆仑长河冰始壮。”^{[2][1011]}李白《公无渡河》咏河“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3][999]}享有“夹河数千里,其籍高风”^③的王之涣写“黄河远上白云间”就再顺手不过了。葱岭、于阾都是“玉门关”外地域,“导河积石”“道河积石”的记载,更是把“黄河远上”与“凉州”连在了一起。

“黄河”是北方的象征,“玉门关”是唐代西北的门户。“凉州”是陇右、河西以至“西域”的最大军事要地。曾任河东道(今山西省)黜陟使的孙逖作《送赵都护赴安西》,把青海、西掖、黄河、北凉贯穿起来“青海连西掖,黄河带北凉。关山瞻汉月,戈剑宿胡霜。”^{[2][1190]}杜甫《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把黄河、凉州联系起来“汉使黄河远,凉州白麦枯。”^{[4][238]}寻着黄河一直向西,再向西,远到天边,远到要出“国门”的广大区域,都是“凉州”。高亢嘹亮的“羌笛”,传响着《折杨柳》的幽怨离情,飘荡在如此辽阔高危的天地间,何尝不是“春风不度”的寒凉啊!

“凉州”之“凉”是唐人的直觉,也是气候的真实。初唐人房玄龄所修《晋书·地理志上》记凉州“汉改周之雍州为凉州,盖以地处西方,常寒凉也。”^{[5][433]}天宝十年(751年),岑参在凉州作《河西春暮忆秦中》诗曰“渭北春已老,河西人未归。边城细草出,客馆梨花飞。别后乡梦数,昨来家信稀。凉州三月半,犹未脱寒衣。”^{[6][195]}《登凉州尹台寺》也写了凉州之寒冷“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开。”^{[6][196]}

“凉州”之“远”,是唐人的直觉,也是地理的真实。史载:汉武帝即位,分配全国布局,综合《尚书·禹贡》《尔雅·释地》和《周礼·夏官》等古籍“九州”之说,将全国分为十三部,计有冀、幽、兖、青、徐、扬、荆、豫、益、凉、交趾、朔方、直隶。凉州区域相当于古雍州的主要地方。其管辖所涵之境相当于今甘肃、宁夏大部分地区,以及陕西、青海和新疆的部分地区,不可不谓地域之广。大唐立国,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分全国为十道。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又分天下为十五

道。“景云二年(711年),以江山阔远,奉使者艰难,乃分山南为东西道,自黄河以西,分为河西道。”^{[7][1639]}“当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8][913]}地处西方、辽远空旷,是唐人对“凉州”的美感体验,是审美过程中的联想和想象,也是凉州历史地域文化的“真实”特征。而一片“孤城”之“一片”,正是辽远地域中的视觉真实,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写旷远凉州郊外“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6][202]}行走过广阔天地的人,一定会有这样的惊异和感受“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9][18]}在广袤无垠的地域间,再繁华的城,再高大的城,也单薄得如一个小片,也孤独得如同只剩它自己。

过陇山,寻黄河,一路向西,“一片孤城万仞山”,司空见惯。何况在开元盛世诗人们的边塞歌唱里,无论到过边塞,还是没有到过边塞,脑海里都在描绘着一幅幅美丽壮阔、高远苍凉的图画,即使诗人写得稍显凄烈,歌唱者也会将它改编得如入画中一般。兹举几首“军中之乐”“马上奏之”的“横吹曲辞”：“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身经大小百余战,麾下偏裨万户侯。苏武才为典属国,节旄落尽海西头。”^{[10][356]}“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2][1420]}“白花垣上望京师,黄河水流无尽时。穷秋旷野行人绝,马首东来知是谁。”^{[2][1420]}“将军陷虏围,边务息戎机。霜雪交河尽,旌旗入塞飞。晓光随马度,春色伴人归。课绩朝明主,临轩拜武威。”^{[2][880]}“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3][514-515]}这些诗中,有泪水,有苦颜,有忧愁,有叹息,可是在这些泪水、苦颜、忧愁、叹息里,没有消沉,没有抱怨,正如林庚先生所说“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就是‘盛唐气象’与‘盛唐之音’的本质。”^{[11][38]}“一种青春的旋律,无限的展望,就是盛唐诗歌普遍的特征。”^{[11][50]}林庚先生还举了李白《横江词》(人道横江好)及《蜀道难》、杜甫《后出塞》(朝进

东门营)、王昌龄《塞下曲》(饮马渡秋水)、李白《将进酒》、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等不同题材、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诗例进行比较分析“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夸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夸大,它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细小;正如一朵小小的蒲公英,也耀眼地说明了整个春天的世界。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植根于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与时代的发展中人民力量的解放而成长的,它带来的如太阳一般的丰富而健康的美学上的造诣,这就是历代向往的属于人民的盛唐气象。”^{[11] (52)} 盛唐“对外是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国内则是相对的安定和统一。一方面,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使汉魏旧学(北朝)与齐梁新声(南朝)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引进来的不只是‘胡商’会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至各种宗教。‘胡酒’‘胡姬’‘胡帽’‘胡乐’……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打破框框,突破传统,这就是产生文艺上所谓‘盛唐之音’的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盛唐文艺之中。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着青春、自由和欢乐。这就是盛唐艺术,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唐诗”^{[12] (121)}。也许正是这一精神的灌注,使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的歌唱,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而不凉,一经唱响,江山阔远的大美,顿生金石之声,令歌唱者无不心驰神往。随之一股强劲的“西北风传响在西京、东都的上空。

二、葡萄美酒夜光杯——凉州风物之美

随着盛唐诗人王翰一曲《凉州词》浩唱,“葡萄美酒夜光杯”即成了凉州风物之美的标志。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2] (1605)}

王翰又有《葡萄酒》诗,生动形象地描摹了葡萄酒酿制的材质、成色、口感、制法、贮藏、功效,视角美感与奇特功效融为一体,不禁令人满齿留香:

揉碎含霜黑水晶,春波滟滟暖霞生。

甘浆细挹红泉溜,浅沫轻浮绛雪明。

金剪玉钩新制法,紫驼银瓮旧豪名。

客愁万斛可消遣,一斗凉州换未平。^{[2] (1605)}

一颗颗汁液饱满的葡萄,像含霜透亮又洁净

耀眼的黑色水晶,把它们揉制细碎,一瓮瓮美酒便如春水荡漾,波光潋滟,泛起春阳般温暖的霞光。甘甜芳香的美酒如同琼浆,一勺勺舀起来,细细地倒下去,如同红色泉眼里的汨汨细流,整瓮满瓮深红色的酒面上,轻轻泛着细小的酒沫,如同雪一般白亮。旧有紫驼、银瓮奇祥异瑞的大名,今有金剪玉钩全新的制法。用一斗酒,换取一个凉州刺史,职位当然不算公平,但要消除排遣客居愁肠,可得拿一万斛十万斗酒来才顶得上。这是多么诱人的美酒。中唐时期,刘禹锡的乐府《蒲桃歌》,因葡萄美酒而梦想“往取凉州牧”:“野田生蒲桃,缠绕一枝蒿……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13] (842)} 诗中虽然用了历史故事,但这个典故的引用,更是让人心神驰到彼,“酒”从对面飞来。元稹的《西凉伎》则把葡萄美酒作为凉州繁华富庶生活的象征:“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楼下当垆称卓女,楼头伴客名莫愁。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哥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14] (724)}

稀世之宝“夜光杯”,也是随王翰《凉州词》的歌唱而享誉古今的。东方朔《海内十洲记》之《凤麟洲》记“周穆王时,西胡献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满杯。刀长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于庭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满于杯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实灵人之器。”^{[15] (13)} 西胡所献昆吾山所出“夜光常满杯”,由“白玉之精”制成,放着光亮,洞照夜空。夜晚将“白玉之精”做成的酒杯,朝天置放在庭院里,天明时则可见水汁盛满杯中,杯中露汁,甘甜香美。这样的器皿,肯定只有神仙才能用得上。把这一传说细致诠释以后,人们才能真正明白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书写的美妙。从诗句里,我们能品尝到葡萄美酒如天水露汁的甘甜香美,能观赏到白玉之精在夜晚的洞照光明,能感受到美酒与玉杯相映生辉的神仙般的奇异之美。

“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富庶与那条如丝带般飘动的商贸交流之路血脉贯通“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16] (736)} 张籍的《凉州词三首》其一,则又从另一个侧面抒写了凉州地域风物特有的一道靓丽。阳春三月,大雁北归,芦笋破土抽芽,一派勃勃生机。边城,傍晚时分,雨意浓浓。就在这时,驮着白练的骆驼商队,首尾相连,昂首向西,驼铃声声,在广袤的大漠戈壁传响,把人们引向遥远的

安西,引向世界的另一方。读着这首诗的时候,大家面前一定会呈现出一幅幅“胡人牵驼图”来。牵驼人浓眉深目,高鼻阔嘴,连鬓卷曲的络腮胡子,头戴尖尖的卷沿毡帽,身穿翻领窄袖袍服,脚踏黑色高靴。他身后的骆驼,驮载着成卷成捆的丝绸,昂首迈步,稳步向前。这样的画面出现在不少唐人洞窟的壁画中、墓葬的砖石上。这个由胡人组成的商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又构成了“丝绸之路”上的大美景观,成为唐代丝绸之路文学的精髓。

“丝绸之路”无论走出玉门关、阳关西去何方,河陇道是必经路段,尤其河西走廊是咽喉之地。而凉州作为河西节度使治所,又是咽喉中的咽喉。“无数铃声遥过碛”的壮阔画面,映射着开元盛世的时代背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4][1163]}“开元全盛日”之“全盛”展现在诸多方面,其中“九州道路无豺虎”的太平和“齐纨鲁缟车班班”的富庶,不仅让身经“安史之乱”九死一生的杜甫难以忘怀,而且使“丝绸之路”名副其实。这一切从唐诗对“丝”的描写中可见一斑。检索《全唐诗》,仅从品名看就有齐纨、鲁缟、越罗、蜀锦、楚练、吴绢等。仅就“练”一种看,就有白练、文练、玉练、绡练、素练、捣练、缟练、秋练等,令人眼花缭乱。唐代宗大历六年(771年)曾下诏禁断“淫巧”,所列丝织品有大张锦、硬软瑞锦、独窠纹纱、独窠吴綾、独窠司马綾、綾锦花文所织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一个国家因为丝织业发达,丝织品技艺过分精巧,需要皇帝下令禁断,这是一个丝绸何等充裕、何等精美的国家?与丝绸紧密联系的是天下大治、桑田沃野,郑瓘《开天传信记》:“开元初不六七年,天下大治……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在万余里,入河湟赋税。”^{[17][1-2]}开远门上的告示写明:“西极道九千九百里。”^{[18][6107]}郑处诲《明皇杂录》:“天宝中,承平岁久,自开远门至蕃界一万二千里,居人满野,桑麻如织。”^{[19][26]}《资治通鉴》卷216载天宝十二年(753年):“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阡陌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哥舒)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囊驼,日驰五百里。”^{[20][6919]}美国学者谢弗撰有《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这部著作也被译为《大唐帝国的外来文明》。

书中记述了许多输入中国的外国物品,他说“舶来品的真实活力存在于生动活泼的想象的领域之内,正是由于赋予了外来物品以丰富的想象,我们才真正得到了享用舶来品的无穷乐趣。”^{[21][2]}“胡马”“胡姬”等外来事物,之所以能感发伟大的诗人,原因恐怕正在于给了诗人丰富的想象空间。“丝”之输出,意味着中华文明对所到之地的吸引力,正如外国物品让大唐充满想象与向往一样,丝绸也让“绝域”之人对中国充满遐想,于是他们情不自禁地踏上“丝绸之路”,走在了文化交流的大道上。

三、一曲凉州入沉寥——凉州歌舞之繁

凉州自古为歌舞发达之地,北齐温子升《凉州乐》即歌唱“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唐代《凉州词》的歌唱,唱出了《凉州》歌舞之“繁”。这个“繁”,是品类繁富之“繁”,是异彩纷呈之“繁”,是大众参与之“繁”。

《凉州》歌舞之繁,是品类繁富之“繁”。柳中庸《凉州曲二首》其二唱道“高槛连天望武威,穷阴拂地戍金微。九城弦管声遥发,一夜关山雪满飞。”九重城阙里,弦管齐发,歌唱武威、金微、关山,由这些边地名物连接起来的《凉州曲》,凄清悲壮。读这些“边塞”诗,见诗中写“弦管”,一般都会泛泛地理解为弦乐器、管乐器。而乐器不外乎歌吹弹唱。其实,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中早已指出,“《通典》同卷又曰‘自周隋以来,弦管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足见唐代乐曲,可别为管弦杂曲和鼓舞大曲两部分。后者多数用龟兹乐,若少数仍有清商乐之大曲。前者总有数百曲,其中少数仍为清商乐之杂曲,多则为西凉乐”^{[22][551-552]}。杜佑生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卒于元和七年(812年),《通典》成书于贞元十七年(801年),“其曲度皆时俗所知”,当不为虚言。柳中庸大历年间进士,约大历十年(775年)卒,也是盛唐的过来人,他所歌唱的“九城弦管”应为“时俗所知”的《西凉乐》曲度。

有关“西凉乐”的形成与流变,《隋书·音乐志下》有翔实记述“《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乐为之,号为秦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胡戎歌非汉魏遗曲,故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

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其乐器有钟、磬、弹箏、搥箏、卧箏篥、竖箏篥、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长笛、小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钹、贝等十九种,为一部。工二十七人。”^{[23] [378]}由此可见,“西凉乐”自形成之始,就是由“汉魏遗曲”“龟兹声”“胡戎歌”等多种音乐融合而成的庞大体系。其中仅“弦管杂曲”就有数百种,《凉州曲》最为流行。流行的效果,便是《凉州词》在丝绸之路歌唱中的经典化。其唱奏品类的繁多,从唐代诗人歌吟中可知,有“高调”,如白居易《秋夜听高调凉州》诗曰“楼上金风声渐紧,月中银字韵初调。促张弦柱吹高管,一曲凉州入寥寥。”^{[24] [2141]}从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引文献可知,有“宫调”“道调”,“有大遍、小遍。至贞元初,康昆仑翻入琵琶玉辰宫调,初进曲在玉辰殿,故有此名。合诸乐即黄钟宫调也”^{[1] [1117]}。从王灼《碧鸡漫志》卷三《凉州曲》可知,在南北宋之交,“今《凉州》见于世者凡七宫曲,曰黄钟宫、道调宫、无射宫、中吕宫、南吕宫、仙吕宫、高宫”,“然七曲中,知其三是唐曲,黄钟、道调、高宫者是也”^{[25] [73]}。名目繁多,韵调参差。

凉州歌舞之繁,是异彩纷呈之“繁”。《凉州》是边地大曲,有器乐曲,有歌唱,有舞蹈。元和十二年(817年)元稹曾听玄宗宫中老乐人叙说演出“大遍凉州”:“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14] [704]}《琵琶行》云“凉州大遍最豪嘈”。元稹用“逡巡”“最豪嘈”作描述;段安节《乐府杂录·舞》记“软舞曲有《凉州》”。悠扬、从容、奔放、欢腾,风格多样,深受大众喜爱。处于“西凉乐系”^{[22] [552-553]}中的宫廷西凉乐部,“其乐器用:钟一架,磬一架,弹箏一,搥箏一,卧箏篥一,竖箏篥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笙一,箫一,大筚篥一,小筚篥一,长笛一,横笛一,腰鼓一,齐鼓一,担鼓一,贝一,铜钹一”^{[26] [3731]}。《乐府杂录·胡部》记《凉州曲》的伴奏乐器有:琵琶、五弦、箏、箏篥、筚篥、笛、方响、拍板,合奏时还要击小鼓和钹子。诗人《凉州词》的歌唱“浑成紫檀金屑文,作得琵琶声入云。”^{[27] [417]}“异方之乐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27] [417]}“欲饮琵琶马上催”“夜听胡笳折杨柳”^{[12] [1605]}。“琵琶”“羌笛”“胡笳”“箏篥”,《折杨柳》《梅花落》《关山月》,胡乐边声,充满了“异方”色彩。南宋洪迈撰《容斋随笔》^{[28] [185-186]}“聊纪”十数联“胡部笙歌西殿头,梨园弟子和《凉州》。”“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霓裳”奏罢唱《凉州》,红袖斜翻翠黛愁。”“行

人夜上西城宿,听唱《梁州》双管逐。”“丞相新裁别离曲,声声飞出旧《凉州》。”“只愁拍尽《凉州》杖,画出风雷是拨声。”“一曲《凉州》今不清,边风萧飒动江城。”“满眼由来是旧人,那堪更奏《凉州曲》。”歌唱的形式有“和”有“唱”,有双管伴奏,有拍有杖有拨有奏。一路列举下来,唱奏,制曲,撰词,五彩缤纷。

《凉州》歌舞之“繁”,是大众参与之“繁”。王昌龄《殿前曲》歌咏玄宗时,《凉州》歌舞进入宫廷的情形“乐部笙歌西殿头,梨园弟子和凉州。新声一段高楼月,圣主千秋乐未休。”^{[2] [1444]}杜佑《通典》卷一四六“又有新声自河西至者,号胡音声,与龟兹乐、散乐俱为时重,诸乐咸为之少寝。”^{[26] [3726]}“唐大曲之名存辞存者,已发现十一调,辞十三套。其辞佚而曲名尚可考者约一百四十余。两项共约一百五十余。”^{[29] [149]}到了中唐元稹、白居易时代,西凉杂伎已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活动,并且培养了专门的表演人才,技艺精湛的“西凉伎”,令唐人赞叹不已,白居易有《西凉伎》诗“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24] [210]}元稹有《西凉伎》诗“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踯霜雪浮。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14] [724]}两位乐府诗人的诗作,虽然旨在讽谕,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凉伎在当时的演出盛况。狮子舞、胡腾舞,场面宏大,表演精彩,骇人耳目。

唐之盛时,在玄宗的倡导下,丝竹之戏、歌舞之乐、散乐杂伎,广播京都、地方。“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太常又有别教院,教供奉新曲。太常每凌晨,鼓笛乱发于太乐署。别教院廩食常千人,宫中居宜春院。玄宗又制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每初年望夜,又御勤政楼,观灯作乐,贵戚戚里,借看楼观望。夜阑,太常乐、府县散乐毕,即遣宫女于楼前缚架出眺,歌舞以娱之。若绳戏竿木,诡异巧妙,固无其比。”^{[7] [1051-1052]}太乐鼓笛唤醒晨曦,梨园新曲声遏行云。东都洛阳同样百伎表演争奇斗妙,歌舞欢笑声震宇内。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唐玄宗在东洛,大酺于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内县令、刺史率其声乐来赴阙者,或谓令较其胜负而赏罚焉。时河内

郡守令乐工数百人于车上,皆衣以锦绣,伏厢之牛,蒙以虎皮,及为犀象形状,观者骇目……每赐宴设酺会,则上御勤政楼。金吾及四军兵士未明陈仗,盛列旗帜,皆帔黄金甲,衣短后绣袍。太常陈乐,卫尉张幕后,诸蕃酋长就食。府县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橦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19][26]}冯光钰《唐代音乐史》(关也维著)序引吕驥先生之说,以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曾出现过三个高峰时期:先秦、两汉和隋唐时期。其中唐代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音乐发展的最高峰。”^[30]处于“鼎盛时期”“最高峰”的盛唐歌舞艺术,机构健全,人才汇集,《新唐书·礼乐志》:“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18][477]}又《百官志·太乐署》:“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散乐三百八十二人,仗内散乐一千人,音声人一万二十七人。”^{[18][1244]}太乐署、鼓吹署、教坊、梨园,名流辈出,展演规模庞大。任半塘先生《唐戏弄》指出:“《西凉伎》剧内所用之乐调,要以《凉州》大曲为主。”^{[22][552-553]}《凉州词》的歌唱和《凉州》歌舞的搬演,是凉州所代表的“异方之乐”广泛传播及其繁盛的体现。

四、胡骑夜入凉州城——凉州军事之胜

《凉州词》所歌唱的凉州是“边城”“孤城”,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录《凉州》大曲“歌第二”可谓唱出了盛唐时期凉州的军事形势。

朔风吹叶雁门秋,万里烟尘昏戍楼。

征马长思青海北,胡笳夜听陇山头。

凉州自古以来为陇右河西政治中心、军事要塞,所谓“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的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追溯凉州在历代王朝中的重要军事地位,精辟地指出“山川险阨,土田沃饶,自汉开河西,姑臧尝为都会。魏晋建署州镇,张轨以后,恒以一隅之地,争逐与群雄间……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其地……然则凉州不特为河西之根本,实秦陇之襟要矣。”^{[31][2970]}有唐立国,与突厥、吐蕃、吐谷浑、回纥等力争河西,征战不休。王永兴先生《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一书,对开元、天宝年间唐帝国在西及西北地区的军事格局进行了翔实考辨与深刻阐述,以为“唐开、天之际的边境十节度,重要者为河西、陇右、安西四镇、北庭、朔方、河东、范阳。前四者均在西及西北地区,朔方虽居北面,但在战争中则与河西相倚重。”^{[32][1]}这印证了前引

《凉州词》“朔风吹叶雁门秋”一首的歌唱。立足河西节度使治所凉州,雁门在朔方,延伸向河东、范阳;青海北为河西、陇右往朔方的广大地区;自长安开远门西出,陇山是远赴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的必经之路。这首《凉州词》,《万首唐人绝句》署名郭知运,或许“西凉府郭知运所进”《凉州》大曲“歌第二”,正是《凉州词》摘遍的母曲。而诗中所吟唱,从“朔风”“雁门”写起,唱到“青海”“陇山”,如果画成地图的话,不正可见出北方、西北互相倚重的情形,岂不正是北方、西北军事前线?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二写道“单于北望拂云堆,杀马登坛祭几回。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同样把朔方与凉州连在一起,由此更可见出凉州在当时的“孤城”地位。令人赞叹的是,身处前线的将士,绝不把“凉州”看成一地方一地,心念国防的文士同样不把它看成一地方一地,而是将它与整个国家的边防连在一起,通过这座关乎国家命运的“孤城”,歌唱国家的边境安宁、国家的外交胜负。

唐人笔下的“孤城”,大多不是字面上“孤立无援之城”的意思,而是指边远的军事要塞、遥远的国防重镇,凉州正处于这样的控扼地位上。王永兴先生对在西北军事格局中“凉州”地位作如此分析“西及西北地区四节度有共同任务,即保卫本地区并经营西域;但由于所处地域不同,任务又各自不同。四节度中,河西及陇右互相支持,河西、安西四镇、北庭则以河西为中心,以安西四镇、北庭为两翼,河西为经营西域的后方总部,安西四镇、北庭则为两个前沿根据地。”^{[32][1]}“河西节度、安西四镇节度、北庭节度构成的西北军事格局,为全国军事大格局的组成部分。”^{[32][36]}“置河西节度使,辖八军三守捉,不仅加强了西北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西北军事格局有了核心,有了后方总部。”^{[32][39]}西北军事力量的分布,《资治通鉴》卷215记载,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时,河西节度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凉、肃、瓜、沙、会五州之境,治凉州。《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四十陇右道下凉州(武威)云:

武德二年讨平李轨,改为凉州,置河西节度使(都管兵七万三千人,马万八千匹。)备羌胡,统赤水军,(在凉州城内。管兵三万三千,马万三千匹。本赤乌镇,有青赤泉,名焉。军之大者,莫如赤水,幅员五千一百八十里,前拒吐蕃北临突厥者也。)大斗军(凉州西二百里,本是赤水军守捉,开元十六年改为大斗军,

因大斗(拔〔拔〕谷为名也。管兵七千五百人,马二千四百匹。)建康军(证圣元年尚书王孝杰开镇,周回以甘、肃两州中间阔远,频被贼钞,遂于甘州西二百里置此军。管兵五千二百人,马五百匹。东去理所七百余里也。后仿此。)宁寇军(甘州东北十余里。天宝二年置。管兵一千七百人,马五百余匹。)玉门军(肃州西二百余里。武德中杨恭仁置。管兵千人,实三百人,马六百匹。东去理所一千一百余里。)墨离军(瓜州西北千里,管兵五千人,马四百匹。东去理所一千四百余里。)新泉(郡)(军)(会州西北二百里。大足初郭元振置,管兵七千人。西去理所四百里也。)豆卢军(沙州城内,以当匈奴要路,山川迢阔,神龙初置立豆卢军以镇之。管兵四千五百人,马四百匹。去理所一千七百余里。)张掖守捉(东去理所五百里,管兵六千五百人,马一千匹。)交城守捉(凉州西二百里,管兵一千人。)白亭军(凉州西北三千里,管兵一千七百人。)^{[33][1018]}

在全国所设十个节度使中,凉州所领兵马位居十节度使第二,战马数是全国现役军马的1/4强。在这个周密强大的军事布局中,令人惊异地看到,在文士心目中,历来被看成西北门户的玉门关,却仅有三百守军六百匹马。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二年,岑参领伊西北庭支度副使佐理边务,东归途中过玉门关,有《玉门关盖将军歌》:

盖将军,真丈夫。行年三十执金吾,身长七尺颇有须。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南邻犬戎北接胡。将军到来备不虞,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酩酊。紫绂金章左右趋,问著只是苍头奴。美人一双闲且都,朱唇翠眉映明矐,清歌一曲世所无。今日喜闻凤将雏,可怜绝胜秦罗敷,使君五马谩踟蹰。野草绣窠紫罗襦,红牙缕马对樗蒲,玉盘纤手撒作卢,众中夸道不曾输。枥上昂昂皆骏驹,桃花叱拨价最殊,骑将猎向城南隅,腊日射杀千年狐。我来塞外按边储,为君取醉洒酒沽,醉争酒盏相喧呼,忽忆咸阳旧酒徒。^{[6][375-376]}

岑参诗中所写玉门关倒是有“五千甲兵”,却是“军中无事但欢娱”;玉门关“枥上昂昂皆骏驹”却“骑将猎向城南隅”。军帐内,美人歌舞,暖屋绣帘,一派安闲;军士们,喝酒猜拳,放马打猎,纵情撒欢。这也许正是诗人们“孤城遥望玉门关”咏叹的现实根源。

“安史之乱”中,凉州先后被吐蕃、回鹘占据。

张籍一曲《陇头行》唱尽苦难与忧患“陇头已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汉家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驱我边人胡中去,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属汉家。”^{[16][803]}收复凉州,保卫国家,成为中唐《凉州词》反复歌吟的主题“昨夜蕃兵报国仇,沙州都护破凉州。黄河九曲今归汉,塞外纵横战血流。”^{[1][1118]}“古镇城门白碛开,胡兵往往傍沙堆。巡边使客行应早,每待平安火到来。”^{[16][741]}“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④[16][738]}“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国使翩翩随旆旌,陇西岐路足荒城。毡裘牧马胡雏小,日暮蕃歌三两声。”^{[1][1118]}这何尝不是文化的危机感,何尝不是对文化的忧患。

“丝绸之路上,战役频仍,西北军事格局正为保护四镇、保障丝绸之路而设。开天期间,吐蕃与突骑施联合,吐蕃与大食、突骑施联合进犯四镇的战争发生多次,唐以河西节度为主的西北军事兵力,多次取得胜利,保全了四镇,控制了西域,同时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因而河西关陇地区长期稳定,经济文化得以发展,唐帝国能居于当时世界强大国家的前列。西北军事格局为唐帝国繁荣强大的重要条件之一,其作用可谓大矣。”^{[32][47]}《凉州》歌舞的展演,《凉州词》的歌唱,可谓这一重要条件和巨大作用的诗意表达。

《凉州词》作为盛唐的歌唱,为盛唐诗坛带来了壮阔高旷、振奋豪迈的新气象,展现了盛唐之音的主旋律,而唱响在中唐的深重忧患,更成为丝绸之路上围绕交通畅达与阻隔引发的家国情怀,体现了大唐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高尚品质,体现了丝绸之路文学的可贵精神。

注释:

①据盛大林《王之涣〈凉州词〉异文全面考辨》一文,其查证文献37种,版本50种。50种选录及注释中,8处阙题,15处题作《出塞》,24处题作《凉州词》,2处题作《凉州》,1处题作《梁州歌》。50种版本中,“黄河”35次,“黄沙”15次,“远上”38次,“直上”12次,“春光”37次,“春风”13次,“不度”47次,“不渡”1次,“不过”2次。在所检50种版本中,最早题作《凉州词》者,为芮挺章《国秀集》。楼颖序云“唯天宝三载(744年),谴谪芜秽,登纳菁英,可被弦管者,都为一集。”据楼颖序,芮挺章编选《国秀集》正以“可被弦管者”为标准,故本文从《国秀集》作“黄河”。王之涣七绝传唱本事,最早见薛用弱《集异记》。作为传奇集,“其叙述颇有文采”,所记故事难免有夸饰,

但所记如王维《郁龙袍》、旗亭画壁等均为乐事。所记歌词应是“坊本”所依,故从“远上”“春风不度”。

②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修订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50页。陈铁民注秦川“泛指今陕西、甘肃秦岭以北平原地带,因春秋、战国时地属秦国而得名”,注桃林塞“约相当今河南灵宝以西、陕西潼关以东地区”。参见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一一《潼关》。“关”,指潼关。“黄河句,潼关下临黄河,故云。”

③据《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王府君墓志铭》:“公名之涣,字季凌,本家晋阳,宦徙绛郡,即后魏绛州刺史隆之五代孙……以门调补冀州衡水主簿……夹河数千里,其籍高风。”

④凤林关,徐礼节、余恕诚注“关塞名,在凉州节度使所辖河州凤林县(治今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西北黄河南岸。”

参考文献:

- [1]郭茂倩.乐府诗集·近代曲辞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4.
- [3]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M].成都:巴蜀书社,2000.
- [4]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5]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6]刘开扬.岑参集编年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5.
- [7]刘昉.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8]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9]余秋雨.文化苦旅·阳关雪[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2.
- [10]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8.
- [11]林庚.唐诗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12]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13]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4]周相录.元稹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15]东方朔.海内十洲记[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
- [16]徐礼节,余恕诚,张籍集系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17]郑祭.开天传信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18]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9]郑处诲.明皇杂录·东观奏记[M].田廷柱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
- [20]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21]〔美〕谢弗.唐帝国的外来文明[M].吴玉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 [22]任半塘.唐戏弄(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23]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24]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25]岳珍.碧鸡漫志校正[M].成都:巴蜀书社,2000.
- [26]杜佑.通典[M].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 [27]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28]洪迈.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29]任中敏.等.教坊记笺订[M].喻意志,吴安宇校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 [30]关也维.唐代音乐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 [31]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M].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 [32]王永兴.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33]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责任编辑 齐昆】

Singing on the Silk Road in Tang Dynasty

—The Singing about Liangzhou in the "Liang Zhou Ci"

YANG Xiao-ai

(Literature College of LUT, Lanzhou 730050, China)

Abstract: The "Liang Zhou Ci" has been known as the popular songs in the middle of Tang Dynasty. These songs are normally composed in two ways, either use poems as lyrics or create poems for melodies. Creating poems for melody according to the key signature of the tune is the preferred way by poets in the middle of Tang Dynasty. The poems reflected large area of Liangzhou, beautiful landscape, countless singing and dancing performances, and powerful military forces. On the one hand, this shows the prosperity of the Silk Road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indicates the colorful literature of the Silk Road and its open cultural spirit in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Liang Zhou Ci; tune names; the Silk Road; the Tang Dynasty